莎士比亚戏剧医学现象的符号美学研究

徐群晖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莎士比亚戏剧通过医学现象建构出以科学性和审美性为核心的符号体系，深刻体现了启蒙理性和审美主体性之间的对立统一。特别是通过解构或重构医学现象承载的以逻辑性为编码规则的莎剧符号体系，使被释放的生命主体性意识与符号体系的逻辑理性发生强烈碰撞，从而呈现出审美现代性内涵，并体现着独特的审美变化规律。以医学现象为载体的莎剧符号体系不仅深刻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逻辑对人的迫害，同时，也表达了莎士比亚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思和强烈反抗。这也表明，莎士比亚通过医学现象隐喻社会异化的戏剧符号美学与现代主义戏剧美学存在着重要关联。

关键词：莎士比亚；医学现象；符号学；启蒙理性；审美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8－0169－06

莎士比亚作为戏剧艺术的顶峰，囊括了文艺复兴时代“万有的聪慧”①。令人瞩目的是，在莎士比亚精心创造的戏剧世界中包含了大量医学现象。关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医学现象，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试图用动力学去解释；以 R. P. Robertson 为代表的医学学者则认为莎士比亚表现的鼠疫、梅毒、坏血病、痛风、癫痫、风湿、创伤、精神病、老年病等病理现象具有临床医学上的客观真实性。② 1989 年，以 Fogan. L 为代表的医学学者进一步对莎剧描写的癫痫、眩晕、颤抖、脊椎伤残等神经医学现象进行了研究。③ 然而，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毕竟是印象式的，虚拟的哲学推断大大多于冷峻的科学分析……结论往往是失之偏颇的”④。以 R. P. Robertson、Fogan. L 为代表的医学学者虽然论证了莎剧中医学现象的真实性，却没有深入揭示莎剧医学现象所承担的美学功能。而当代符号学理论的繁荣，则为重新阐释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医学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人文学科的任务不在于发现文本的意义，而是通过不同学科领域的释义产生新的文本意义。⑤ 因此，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医学现象也需要结合最新的临床医学理论重新进行释义，从而不断地从莎剧文本中提炼出新的戏剧文本意义。正如派里斯所说，“伟大的艺术家意识到并描写的东西远远超过他能理解的范围”⑥，因此，随着医学的迅速发展，莎剧中的医学现象所表达的艺术符号及其蕴含的美学内涵也需要被重新阐释。本文研究表明：莎士比亚戏剧通过医学现象建构出以科学性和审美性为核心的符号体系，深刻体现了启蒙理性和审美主体性之间的对立统一。特别是通过解构或重构医学现象承载的以逻辑性为编码规则的莎剧符号体系，使被释放的生命主体性意识与符号体系的逻辑理性之间发生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WW060）。

作者简介：徐群晖，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戏剧美学。

① 杨周翰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第 430 页。

② R. P. Robertson，“Shakespeare and medicine”，*The Lancet*，4（1959），p. 1210.

③ Fogan. I，“The Neurology in Shakespeare”，*Archive of Neurology*，8（1989），p. 922.

④ 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473 页。

⑤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 年，第 3 页。

⑥ 伯纳德·派里斯《与命运的交易》，叶兴国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年，第 11 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烈碰撞，从而呈现出审美现代性内涵，并体现着独特的审美变化规律。以医学现象为载体的莎剧符号体系不仅深刻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逻辑对人的迫害，同时，也表达了莎士比亚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思和强烈反抗。这也表明，莎士比亚通过医学现象隐喻社会异化的戏剧符号美学，与现代主义戏剧美学存在着重要关联。

一、医学现象与莎士比亚戏剧符号体系的科学性

戏剧作为一种人类的艺术符号，充分体现了情感与形式的对立统一。艺术符号的情感属性，由生命元素投射；而艺术符号的形式属性，则由逻辑元素组成。无论是艺术符号学中的生命元素，还是符号学的逻辑属性，都属于科学现象。因此，以逻辑形式和生命现象为内涵的科学性是艺术符号学的基本属性。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医学现象不仅包含着以生命现象为外在形式的逻辑属性，也体现着以生命主体意识为内涵的情感属性。因此，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医学现象不仅深刻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意识，也充分体现了与生命现象密切相关的科学精神，从而呈现出艺术符号的科学属性。当然，医学现象在莎士比亚戏剧符号美学中体现出的科学性，与当时的启蒙意识是分不开的。医学作为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科学领域，必然成为莎士比亚戏剧符号美学的重要内涵。因此，莎士比亚通过医学现象呈现出的符号美学的科学属性，与其生活时代关注人生、崇尚科学的启蒙理性有重要联系。正如恩格斯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做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①

结合当代临床医学理论分析，莎士比亚戏剧通过医学现象建构了以下三类艺术符号体系：一是生理性医学类符号体系。主要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科利奥兰纳斯》《暴风雨》《雅典的泰门》《李尔王》《安东尼和克莉奥佩屈拉》等作品提及的瘟疫现象；《一报还一报》《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雅典的泰门》《泰尔亲王配力克尔斯》《亨利四世》《辛白林》《皆大欢喜》等作品表现的梅毒等性病现象；《约翰王》《裘力斯·凯撒》中提及的热病现象；《亨利四世》中的中风病现象；《亨利四世》《辛白林》中的痛风病现象；《雅典的泰门》中的热病（天花）、痨病和癞病等现象；《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绞肠、脱肠、伤风、肾砂、昏睡症、瘫痪、哮喘、膀胱肿毒、坐骨神经痛、灰掌疯、水泡疹等病症；《无事烦恼》中的伤风病、癞疥疮；《泰尔亲王配力克尔斯》中的肺病等症。二是精神性医学类符号体系。主要包括：李尔王、奥菲莉亚等人的精神病心理；利翁替斯、奥瑟罗等人的嫉妒妄想心理；麦克白夫妇实施谋杀阴谋后出现的焦虑、幻觉、梦游等症状；哈姆莱特、罗密欧、朱丽叶、理查二世、安东尼奥（《威尼斯商人》）、伐伦泰因、奥西诺公爵、奥丽薇霞、琵特丽丝、郝美温妮、伊慕琴、配力克尔斯在遭遇挫折后的抑郁症症状；泰门在遭遇背叛后经历的歇斯底里症症状；《错误的喜剧》《奥瑟罗》中提及的癫痫病；《驯悍记》中彼特鲁乔和凯瑟琳娜表现出的施虐症和受虐症症状；伊阿古、艾伦、爱德蒙、理查三世等人的破坏性心理。三是诊疗类医学符号系统。主要包括：《李尔王》《麦克白》《奥瑟罗》《泰尔亲王配力克尔斯》《辛白林》《爱的徒劳》《无事烦恼》《冬天的故事》中的医生治疗精神性疾病现象；《暴风雨》中的疟疾治疗现象；《终成眷属》中的瘘管症治疗现象；《泰尔亲王配力克尔斯》《辛白林》《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麻醉治疗现象，等等。莎士比亚通过以上三类医学现象建构了以科学性为重要属性的符号体系，从而深刻表达了文艺复兴时期崇尚科学的启蒙理性。

医学现象在莎士比亚戏剧符号体系中承载的科学属性，主要体现为运用数学和逻辑方式建构剧中人的生命意象和生存境况。正如苏珊·朗格指出："在那些领域里（即推理性的思维领域中），其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445 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用的方式是从具体的经验中获取抽象的概念或系统的关系模式，然后通过概念化的过程进行的。”① 事实上，莎士比亚通过戏剧符号的科学属性不仅建构起先进的医学知识体系，同时也表达了崇尚科学的理性精神。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通过李尔王的女儿与医生的对话，揭示了通过睡眠疗法、药物疗法治疗精神病的医学智慧 “考狄利娅：人们的智慧能不能恢复他的丧失的心神？谁要是能够医治他，我愿意把我的身外的富贵一起送给他。//医生：娘娘，法子是有的；休息是滋养疲乏的精神的保姆，他现在就是缺少休息，只要给他服一些药草，就可以阖上他痛苦的眼睛……”（《李尔王》第四幕第四场）在《麦克白》中，莎士比亚通过侍女与医生的对话，揭示心理疏导疗法治疗病态梦游症的重要意义 “侍女：我曾经看见她从床上起来，披上睡衣，开了橱门上的锁，拿出信纸，把它折起来，在上面写了字，读了一遍，然后把信封好，再回到床上去；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她始终睡得很熟。//医生：这是心理上的一种重大的纷乱，一方面入于睡眠的状态，一方面还能像醒着一般做事……//医生：……反常的行为引起了反常的纷扰，良心负疚的人往往会向无言的衾枕泄漏他们的秘密；她需要教士的训诲甚于医生的诊视……”而当代精神病医学揭示上述病症的核心特征为：认知、思维、情感、意志和行为方面的分裂或障碍。精神错乱和成人梦游都是精神分裂症或神经官能症的重要症状。李尔王的精神错乱和麦克白夫人的梦游症状，与当代临床医学揭示的精神分裂症或神经官能症症状完全一致。而上述作品中提到的“药物疗法”“睡眠疗法”以及“心理疏导疗法”也与临床医学中的精神病疗法完全符合。②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莎剧中以医学现象为载体的符号体系具有鲜明的科学性特征。

二、医学现象与莎士比亚戏剧符号体系的审美性

由于“运用语言可以表达出我们所知觉的世界中那些隐蔽的、被我们称之为事实的东西”③，因此，莎剧中的医学现象承载的符号体系并不仅仅停留在科学属性上，而是通过逻辑、概念等抽象的科学形式展示出与社会生活的外在联系。而只有通过象征、隐喻等审美方式展现莎士比亚戏剧的审美属性及其社会本质，才能揭示上述符号体系的全部内涵。因为只有“整合符号的全部内涵和整体结构，才能理解它们的意义……这是审美性符号与逻辑性符号或语言符号的最本质差异”④。因此，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医学现象，呈现的审美内涵远远超越了该符号体系的科学性制约，而呈现出文本意义以外的审美意蕴。“即使最精妙深奥的理论比起莎士比亚那样的艺术大师复杂的人物和人际关系描写来也显得单薄。”⑤ 特别是莎剧文本中的疾病现象，并不仅仅用来表现戏剧人物的健康问题，而是对社会病态问题的象征或隐喻，莎士比亚戏剧的符号体系在科学性之外还蕴含着丰富的审美内涵。例如，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莎士比亚通过绞肠、脱肠、伤风、肾砂、昏睡症、瘫痪、哮喘、膀胱肿毒、坐骨神经痛、灰掌疯、水泡疹等医学现象，不仅表现了战乱与疾病肆意蔓延的残酷现实，还通过上述医学现象象征或隐喻了政治动荡、世风日下等社会局面。因此，莎士比亚通过医学现象承载的符号体系，实质上是以隐喻或象征的方式，折射出病态社会的黑暗本质。而医学现象承担着审美喻体的功能，隐喻或象征着病态社会带来的“苦闷与压抑”⑥。这种隐喻或象征功能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当一个人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他就得病了，因为无论意义还是价值，客观上都不存在。一个

①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第 108 页。
② 范俭雄、张心保主编《精神病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00 页。
③ 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译，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年，第 26 页。
④ Susanne K，Langer，*Philosophy in a New Ke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p. 97.
⑤ 伯纳德·派里斯《与命运的交易》，叶兴国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年，第 6 页。
⑥ 艾温·辛格《我们的迷惘》，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 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这样做，只能说明他的未得满足的原欲过剩。”① 而莎士比亚之所以选择医学现象作为艺术符号体系的审美载体，主要在于“他们的生存状态都极其严酷。我们系统地提出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事实喻示着一种哲学上的病症”②。因此，莎剧中的符号体系的审美属性体现了“对永恒的道德秩序的需要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一种需要，因为，我们需要使自己相信宇宙间存在‘致善的意志’、‘基本的同情’，以及‘终极的支撑和避难所’”③。

莎士比亚除了通过医学现象隐喻或象征病态社会生活以外，还充分利用精神性疾病现象探索戏剧符号体系蕴含的深层无意识内涵。因此，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病态心理并不仅仅用于表现人物的性格。正如布拉德雷指出“莎士比亚……表现了反常的精神状态；例如，疯狂、梦游症和幻觉。从这些状况所产生的行为，毫无疑问不是我们所称为的名副其实的行为，不是把性格表现出来了的行为。”④ 因为这种医学现象还释放了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无意识。上述分析表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医学现象所指称的符号体系，与被压抑在深层心理中的无意识心理也存在着重要的关系。正如沃尔夫所说“我们对莎士比亚知之甚少的原因在于他隐藏了他的不满、怨恨和厌恶。”⑤ 而利用当代心理学的最新成果，重新揭示以医学现象为载体的符号体系中的无意识心理，有助于从莎士比亚戏剧符号体系中释放出被压抑的无意识心理。这种符号中蕴含的被压抑心理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莎士比亚戏剧表达了俄狄浦斯情结等深层心理在不同人物身上的特殊表现。”⑥ 虽然，符号中蕴含的深层心理并不一定是俄狄浦斯情结，但是莎士比亚通过医学现象表达的符号美学意蕴，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具有一定的神似之处。即在莎剧中的医学现象承载的符号体系外蕴含着象征性或隐喻性的无意识心理，从而与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约束下的“本我”形成相似的象征性机制。这正是弗洛伊德对《哈姆莱特》等莎剧作品所建构的符号美学产生浓厚兴趣的重要原因。

此外，医学现象承载的符号体系，不仅是莎士比亚表达被压抑、被隐藏的内在情感的重要通道，也是莎士比亚将社会化的外在自我转化为个体化的内在自我的潜在动力。正是上述符号体系的审美属性，使莎士比亚的主体意识与现实生活达到了互相融合的状态。而莎士比亚在释放戏剧主人公深层无意识心理时，也使其被异化社会扭曲的人性得以修复。因此，这种以医学现象为载体的符号体系实质上也是莎士比亚对内在自我进行审美观照的方式。例如，在《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在得知叔叔谋害父亲并篡夺王位的真相后，变得抑郁、怠惰、犹豫，丧失了行动能力，从而使抑郁症承载的符号体系呈现出独特的审美属性“我近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一点兴致都提不起来，什么游乐的事都懒得过问；在这一种抑郁的心境之下，仿佛负载万物的天地，这一座美好的框架，只是一个不毛的荒岬……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不，女人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而结合当代心理学成果研究这一经典命题表明：哈姆莱特抑郁、荒唐的行为方式与抑郁症心理有关。抑郁症是一种以持久性的情绪低落为主要症状的心境障碍。主要症状为：情绪低落，悲观绝望；思维迟缓，反应迟钝；有自卑、自责情绪和自杀企图。⑦ 而哈姆莱特的抑郁、荒唐、怪异的病态心理及其行为方式，不仅建构出以医学现象为载体的审美符号体系，而且也呈现出被压抑的社会冲突。而莎士比亚通过抑郁症心理为载体的符号体系，不仅展示了哈姆莱特犹豫不决行为的心理逻辑，而且还释放出哈姆莱特被压抑的仇恨心理。

---

① 转引自艾温·辛格《我们的迷惘》，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 页。
② 艾温·辛格《我们的迷惘》，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 页。
③ 艾温·辛格《我们的迷惘》，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7 页。
④ 杨周翰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32 页。
⑤ 转引自伯纳德·派里斯《与命运的交易》，叶兴国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年，第 12 页。
⑥ 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常宏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年，第 244 页。
⑦ 范俭雄、张心保主编《精神病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16 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医学现象与莎士比亚戏剧符号体系的审美现代性

莎士比亚戏剧通过医学现象建构出以科学性和审美性为核心的符号体系，深刻体现了启蒙理性和审美主体性之间的对立统一。特别是通过解构或重构医学现象承载的以逻辑性为编码规则的莎剧符号体系，使被释放的生命主体性意识与符号体系的逻辑理性发生强烈碰撞，从而呈现出审美现代性内涵。这种审美现代性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矛盾。正如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所表达："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少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然而，以资本主义经济为核心的启蒙理性必然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最终使人类走向世界末日。因此，哈姆莱特的抑郁症心理隐喻或象征了戏剧符号体系的科学性与审美性之间的对抗："哈姆莱特：那么世界的末日快到了……你们在命运手里犯了什么案子，她把你们送到这儿牢狱里来了？"（《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于是哈姆莱特通过抑郁症心理进一步演绎了这一戏剧符号体系的审美现代性张力："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结束了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是更勇敢了？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

以上分析也表明，莎士比亚戏剧中以医学现象为载体的符号体系营造的审美现代性内涵还呈现了科学性与审美性对立产生的荒诞意识。这种荒诞意识不仅是上述医学现象呈现出的审美现代性的重要内涵，同时，也深刻揭示了莎士比亚戏剧符号体系表达的审美现代性蕴含着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即新兴资本主义价值给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摧残，于是莎士比亚试图逃避现实，回归自我以抚慰受伤的心灵。因此，莎士比亚不仅以医学现象揭示了莎剧符号体系的审美现代性，同时也通过揭示其内在的荒诞性来对抗异化社会的罪恶本质。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通过葛罗斯特的感叹揭示了医学现象为载体的符号体系的内在荒诞性："疯子带着瞎子走路，本来是这时代的一般病态。"（《李尔王》第第四幕第一场）为此，莎士比亚进一步表达了对该符号体系的内在荒诞性的抗议："智慧和仁义在恶人眼中看来都是恶的……要是上天不立刻降下一些明显的灾祸来，惩罚这种万恶的行为，那么人类快要像深海的怪物一样自相吞食了。"（《李尔王》第四幕第二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医学现象承载的符号体系的审美现代性，不仅体现为主体性与启蒙理性之间的对立，同时，也通过揭示其内在的荒诞性表达了对异化社会所致的人性分裂问题的反抗："人们期望得到安全的场所，却发现它是囚笼；人们普遍感到自我失落，主体分裂，感到个人被社会和大众所吞没。总之，人陷入了困境，人的存在发生了危机。"① 同时，由于荒诞性也是剧中人主体性失落和人性扭曲的重要标志，于是，以悲观主义或相对主义为核心的荒诞性构成了莎剧人物病态心理的主要特征。李尔王、哈姆莱特、麦克白、奥瑟罗的荒诞性意识都源于他们在剧情冲突中表现出的悲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价值倾向。因此，莎士比亚以医学现象为载体表达的审美现代性，还源于社会理性与审美理想的分裂所产生的荒诞性在个体生命中的感性显现："人们对自己存在的根基发生深刻的疑问，开始紧张地探求各种各样的出跃则又屡遭挫折……而又不知向何处去。这情景真有点像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所说'疯子带着瞎子走路，本来是这时代的一般病态'。"②

上述以医学现象为载体的符号体系的荒诞性美学意蕴，不仅深刻揭示出该符号体系中的逻辑理性与审美主体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及其折射出的社会思考，同时也开创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怪诞美学。巴

① 何怀宏《生命与自由——法国存在哲学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33 页。
② 何怀宏《生命与自由——法国存在哲学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33 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赫金谈到艺术符号产生的怪诞现象时指出："怪诞风格，包括浪漫主义的怪谲风格，揭示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世界秩序、另一种生活制度的可能性。它超越现在世界（虚假的）唯一性、不可争议性、不可动摇性。"① 莎士比亚通过医学现象承载的符号体系所描述的怪诞美学，实质上隐喻或象征着以荒诞性为内涵的审美现代性。因此，颠覆性是这种怪诞美学的本质。正如福柯所说："人类意识到自己不具有社会历史要求的元素，失去了存在的目的和寄托。原有的人类认知被完全颠覆了。"② 而上述医学现象所承载的符号体系所呈现的以怪诞美学为标志的审美现代性，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莎士比亚力图找回人类精神家园的创作动机。这也是莎士比亚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困境的一种乌托邦理想。即为了逃避残酷现实而"力图回归过去，回到与过去关联的情境或内容"③。

此外，莎士比亚戏剧通过医学现象所承载的符号体系还揭示了审美属性与科学属性之间的变化规律。以现代医学承载的符号体系所表现出的科学属性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文本基础，而审美属性则是该符号体系承载的科学属性的最终归宿。医学现象所承载的科学属性升华为审美属性，是莎士比亚戏剧符号体系的内在运行规律，从而使该戏剧符号演绎为更高的审美意境，并获得超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这种审美运行规律使以医学现象为载体的符号体系升华为"存在着永恒'真实体'的天外境界，见到事物的本体，见到正义、美德和真知"④。同时，在莎士比亚戏剧符号的科学属性与审美属性的转化过程中，启蒙理性意识不断被生命主体性意识替代，审美主体逐步超越了"自然的、社会的、技术的种种规则的束缚，为自己的创新气魄所鼓舞，创造出崭新的、自然中从来没有的形象，从而升入了'另一自然'"⑤。这也表明，莎剧中的医学现象承载的符号体系实现审美现代性的过程，不仅是启蒙理性与审美感性对抗的过程，更是其内在的科学属性不断转化为审美属性，进而显现出自由完美的生命意境的过程。

综合上述，以医学现象为载体的莎剧符号体系不仅包含着其科学属性和审美属性对立统一而产生的审美现代性意蕴，同时，也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变化规律。以医学现象为载体的莎剧符号体系不仅深刻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逻辑对人的迫害，同时，也表达了莎士比亚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思和强烈反抗。同时，上述研究也表明，莎士比亚通过医学现象隐喻社会异化的戏剧符号美学，与易卜生、斯特林堡、奥尼尔等现代戏剧大师的戏剧美学存在着重要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莎士比亚戏剧符号美学标志着心理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美学风格的滥觞。

责任编辑：王艳丽

①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57 页。

②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 368.

③ Gross，*The Past in Ruin*：*Tradi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2，p. 131.

④ 马大康《文学虚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0 页。

⑤ 马大康《文学虚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1 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